

第一百六回

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

话说赵王迁五年，代中地震，墙屋倾倒大半，平地裂开百三十步，邯郸大旱。民间有童谣曰：“秦人笑，赵人号，以为不信，视地生毛。”明年，地果生白毛，长尺余，郭开蒙蔽，不使赵王闻之。时秦王再遣大将王翦、杨端和分道伐赵。王翦从太原一路进兵。杨端和从常山一路进兵。复遣内史腾引军十万，屯于上党，以为声援。

时燕太子丹为质于秦，见秦兵大举伐赵，知祸必及于燕，阴使人致书于燕王，使为战守之备。又教燕王诈称有疾，使人请太子归国。燕王依其计，遣使到秦，秦王政曰：“燕王不死，太子未可归也。欲归太子，除是乌头白，马生角，方可！”太子丹仰天大呼，怨气一道，直冲霄汉，乌头皆白，秦王犹不肯遣。太子丹乃易服毁面，为人佣仆，赚出函谷关，星夜往燕国去讫。今真定府定州南，有台名闻鸡台，即太子丹逃秦时，闻鸡早发处也。秦王方图韩、赵，未暇讨燕丹逃归之罪。

再说赵武安君李牧，大军屯于灰泉山，连营数里，秦两路车马，皆不敢进。秦王闻此信，复遣王敖至王翦军中。王敖谓翦曰：“李牧北边名将，未易取胜。将军姑与通和，但勿定约，使命往来之间，某自有计。”王翦果使人往赵营讲和，李牧亦使人报之。王敖至赵，再打郭开关节，言：“李牧与秦私自讲和，约破赵之日，分王代郡。若以此言进于赵王，使以他将易去李牧，某言于秦王，君之功劳不小。”郭开已有外心，遂依王敖说话，密奏赵王。赵王阴使左右往察其情，果见李牧与王翦信使往来，遂信以为实然，谋于郭开，郭开奏曰：“赵葱、颜聚见在军中，大王诚遣使持兵符，即军中拜赵葱为大将，替回李牧，只说：‘用为相国’，牧必不疑。”赵王从其言，遣司马尚持节至灰泉山军中，宣赵王之命，李牧曰：“两军对垒，国家安危，悬于一将，虽有君命，吾不敢从！”司马尚私告李牧曰：“郭开

谮将军欲反，赵王入其言，是以相召，言拜相者，欺将军之言也。”李牧忿然曰：“开始谮廉颇，今复谮吾，吾当提兵入朝，先除君侧之恶，然后御秦可也。”司马尚曰：“将军称兵犯阙，知者以为忠，不知者反以为叛，适令谗人借为口实。以将军之才，随处可立功名，何必赵也。”李牧叹曰：“吾尝恨乐毅、廉颇为赵将不终，不意今日乃及自己！”又曰：“赵葱不堪代将，吾不可以将印授之。”乃悬印于幕中，中夜微服遁去，欲往魏国。赵葱感郭开举荐之恩，又怒李牧不肯授印，乃遣力士急捕李牧，得于旅人之家，乘其醉，缚而斩之，以其首来献。可怜李牧一时名将，为郭开所害，岂不冤哉！史臣有诗云：

却秦守代著威名，大厦全凭一木撑。

何事郭开贪外市，致令一旦坏长城！

司马尚不敢复命，窃妻孥奔海上去讫。赵葱遂代李牧挂印为大将，颜聚为副。代兵素服李牧，见其无辜被害，不胜愤怒，一夜间逾山越谷，逃散俱尽，赵葱不能禁也。

却说秦兵闻李牧死，军中皆酌酒相贺。王翦、杨端和两路军马，刻期并进。赵葱与颜聚计议，欲分兵往救太原、常山二处。颜聚曰：“新易大将，军心不安，若合兵犹足以守，一分则势弱矣。”言未毕，哨马报：“王翦攻狼孟甚急，破在旦夕！”赵葱曰：“狼孟一破，彼将长驱并陘，合攻常山，而邯郸危矣，不得不往救之。”遂不听颜聚之谏，传令拔寨俱起。王翦觐探明白，预伏兵大谷。遣人于高阜了望，只等赵葱兵过一半，放起号炮，伏兵一齐杀出，将赵兵截做两段，首尾不能相顾。王翦引大军倾江倒峡般杀来，赵葱迎敌，兵败，为王翦所杀，颜聚收拾败军，奔回邯郸。秦兵遂拔狼孟，由并陘进兵，攻取下邑。杨端和亦收取常山余地，进围邯郸。秦王闻两路兵俱已得胜，因命内史腾移兵往韩受地。韩王安大惧，尽献其城，入为秦臣，秦以韩地为颍川郡。此韩王安之九年，秦王政之十七年也。韩自武子万受邑于晋，三世至献子廐，始执晋政。廐三传至康子虎，始灭智氏，虎再传至景侯虔，始为诸侯。虔六传至宣惠王，始称王。四传至王安，而国入于秦。自韩虎六年，至宣惠王九年，凡为侯共八十年；自宣惠王十年，至王安九年国灭，凡为王九十四年。自此，六国只存其五矣。史臣有赞云：

万封韩原，贤裔惟廐，计全赵孤，阴功不泄。始偶六卿，终分三穴，纵约不守，稽首秦阙。韩非虽使，无救亡灭！

再说秦兵围邯郸，颜聚悉兵拒守，赵王迁恐惧，欲遣使邻邦求救。郭开进曰：“韩王已入臣，燕、魏方自保不暇，安能相救？以臣愚见，秦兵势大，不如全城归顺，不失封侯之位。”王迁欲听之。公子嘉伏地痛哭曰：“先王以社稷宗庙传于

王，何可弃也？臣愿与颜聚竭力效死！万一城破，代郡数百里，尚可为国，奈何束手为人俘囚乎？”郭开曰：“城破则王为虏，岂能及代哉？”公子嘉拔剑在手，指郭开曰：“覆国谗臣，尚敢多言！吾必斩之！”赵王劝解方散。王迁回宫，无计可施，惟饮酒取乐而已。郭开欲约会秦兵献城，奈公子嘉率其宗族宾客，帮助颜聚加意防守，水泄不漏，不能通信。

其时岁值连荒，城外民人逃尽，秦兵野无所掠，惟城中广有积粟，食用不乏，急切不下，乃与杨端和计议，暂退兵五十里外，以就粮运。城中见秦兵退去，防范稍弛，日启门一次，通出入。郭开乘此隙遣心腹出城，将密书一封，送入秦寨。书中大意云：“某久有献城之意，奈不得其便。然赵王已十分畏惧，倘得秦王大驾亲临，某当力劝赵王行衔璧舆榘之礼。”王翦得书，即遣人驰报秦王。秦王亲帅精兵三万，使大将李信扈驾，取太原路，来到邯郸，复围其城，昼夜攻打。城上望见大旆有“秦王”字，飞报赵王，赵王愈恐。郭开曰：“秦王亲提兵至此，其意不破邯郸不已，公子嘉、颜聚辈不足恃也，愿大王自断于心！”赵王曰：“寡人欲降秦，恐见杀如何？”郭开曰：“秦不害韩王，岂害大王哉？若以和氏之璧，并邯郸地图出献，秦王必喜。”赵王曰：“卿度可行，便写降书。”郭开写就降书，又奏曰：“降书虽写，公子嘉必然阻挡。闻秦王大营在西门，大王假以巡城为名，乘驾到彼，竟自开门送款，何愁不纳？”赵王一向昏迷，惟郭开之言是听，到此危急之际，益无主持，遂依其言。颜聚方在北门点视，闻报赵王已出西门，送款于秦，大惊。公子嘉亦飞骑而至，言：“城上奉赵王之命，已竖降旗，秦兵即刻入城矣。”颜聚曰：“吾当以死据住北门，公子收敛公族，火速到此，同奔代地，再图恢复。”公子嘉从其计，即率其宗族数百人，同颜聚奔出北门，星夜往代。颜聚劝公子嘉自立为代王，以令其众；表李牧之功，复其官爵，亲自设祭，以收代人心；遣使东与燕合，屯军于上谷，以备秦寇。代国赖以粗定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秦王政准赵王迁之降，长驱入邯郸城，居赵王之宫。赵王以臣礼拜见，秦王坐而受之，故臣多有流涕者。明日，秦王弄和氏之璧，笑谓群臣曰：“此先王以十五城易之而不得者也！”于是秦王出令，以赵地为钜鹿郡，置守；安置赵王于房陵；封郭开为上卿。赵王方悟郭开卖国之罪，叹曰：“使李牧在此，秦人岂得食吾邯郸之粟耶？”那房陵四面有石室，如房屋一般。赵王居石室之中，闻水声淙淙，问左右。对曰：“楚有四水，江、汉、沮、漳，此名沮水，出房山达于汉江。”赵王凄然叹曰：“水乃无情之物，尚能自达于汉江，寡人羈囚在此，望故乡千里，岂能到哉！”乃作山水之讴云：

房山为宫兮，沮水为浆，不闻调琴奏瑟兮，惟闻流水之汤汤！水之无

情兮，犹能自致于汉江，嗟余万乘之主兮，徒梦怀乎故乡！夫谁使余及此兮？乃谗言之孔张！良臣淹没兮，社稷沦亡，余听不聪兮，敢怨秦王？

终夜无聊，每一发讴，哀动左右，遂发病不起。代王嘉闻王迁死，谥为幽缪王，有诗为证：

吴主丧邦繇佞谀，赵王迁死为贪开。

若教贪佞能疏远，万岁金汤永不隳。

秦王班师回咸阳，暂且休兵养士。郭开积金甚多，不能携带，乃俱窖于邯郸之宅第。事既定，自言于秦王，请休假回赵，搬取家财。秦王笑而许之。既到邯郸，发窖取金，载以数车，中途为盗所杀，取金而去。或云：“李牧之客所为也。”呜呼！得金卖国，徒杀其身，愚哉！

再说燕太子丹逃回燕国，恨秦王甚，乃散家财，大聚宾客，谋为报秦之举。访得勇士夏扶、宋意，皆厚待之。有秦舞阳，年十三，白昼杀仇人于都市，市人畏不敢近，太子赦其罪，收致于门下。秦将樊於期得罪奔燕，匿深山中，至是闻太子好客，亦出身自归。丹待为上宾，于易水之东，筑一城以居之，名曰樊馆。太傅鞠武谏曰：“秦虎狼之国，方蚕食诸侯，即使无隙，犹将生事，况收其仇人以为射的，如批龙之逆鳞，其伤必矣。愿太子速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，请西约三晋，南连齐、楚，北结匈奴，然后乃可徐图也。”太子丹曰：“太傅之计，旷日弥久，丹心如焚炙，不能须臾安息。况樊将军穷困来归，是丹哀怜之交也。丹岂以强秦之故，而远弃樊将军于荒漠？丹有死，不能矣，愿太傅更为丹虑之！”鞠武曰：“夫以弱燕而抗强秦，如以毛投炉，无不焚也；以卵投石，无不碎也。臣智浅识寡，不能为太子画策。所识有田光先生，其人智深而勇沉，且多识异人。太子必欲图秦，非田光先生不可。”太子丹曰：“丹未得交于田先生，愿因太傅而致之。”鞠武曰：“敬诺。”

鞠武即驾车往田光家中，告曰：“太子丹敬慕先生，愿就而决事，愿先生勿却！”田光曰：“太子，贵人也，岂敢屈车驾哉？即不以光为鄙陋，欲共计事，光当往见，不敢自逸。”鞠武曰：“先生不惜枉驾，此太子之幸也。”遂与田光同车，造太子宫中。太子丹闻田光至，亲出宫迎接，执辔下车，却行为导，再拜致敬，跪拂其席。田光年老，偻行登上坐，旁观者皆窃笑。太子丹屏左右，避席而请曰：“今日之势，燕、秦不两立，闻先生智勇足备，能奋奇策，救燕须臾之亡乎？”田光对曰：“臣闻：‘骐驎盛壮之时，一日而驰千里，及其衰老，弩马先之。’今鞠太傅但知臣盛壮之时，不知臣已衰老矣。”太子丹曰：“度先生交游中，亦有智勇如先生少壮之时，可代为先生持筹者乎？”田光摇首曰：“大难，大难！虽然，太子自审门

下客，可用者有几人？光请相之。”太子丹乃悉召夏扶、宋意、秦舞阳至，与田光相见。田光一一相过，问其姓名，谓太子曰：“臣窃观太子客，俱无可使用者。夏扶血勇之人，怒则面赤；宋意脉勇之人，怒则面青；秦舞阳骨勇之人，怒则面白。夫怒形于面，而使人觉之，何以济事？臣所知有荆卿者，乃神勇之人，喜怒不形，似为胜之。”太子丹曰：“荆卿何名？何处人氏？”田光曰：“荆卿者，名轲，本庆氏，齐大夫庆封之后也。庆封奔吴，家于朱方，楚讨杀庆封，其族奔卫，为卫人。以剑术说卫元君，元君不能用。及秦拔魏东地，并濮阳为东郡，而轲复奔燕，改氏曰荆，人呼为荆卿。性嗜酒，燕人高渐离者，善击筑，轲爱之，日与饮于燕市中。酒酣渐离击筑，荆卿和而歌之，歌罢辄涕泣而叹，以为天下无知己。此其人沉深有谋略，光万不如也。”太子丹曰：“丹未得交于荆卿，愿因先生而致之。”田光曰：“荆卿贫，臣每给其酒资，是宜听臣之言。”太子丹送田光出门，以自己所乘之车奉之，使内侍为御。光将上车，太子嘱曰：“丹所言，国之大事也，愿先生勿泄于他人。”田光笑曰：“老臣不敢。”田光上车，访荆轲于酒市中。

轲与高渐离同饮半酣，渐离方调筑。田光闻筑音，下车直入，呼荆卿，渐离携筑避去。荆轲与田光相见，邀轲至其家中，谓曰：“荆卿尝叹天下无知己，光亦以为然，然光老矣，精衰力耗，不足为知己驱驰。荆卿方壮盛，亦有意一试其胸中之奇乎？”荆轲曰：“岂不愿之，但不遇其人耳。”田光曰：“太子丹折节重客，燕国莫不闻之。今者不知光之衰老，乃以燕、秦之事谋及于光。光与卿相善，知卿之才，荐以自代，愿卿即过太子宫。”荆轲曰：“先生有命，轲敢不从！”田光欲激荆轲之志，乃抚剑叹曰：“光闻之：‘长者为行，不使人疑。’今太子以国事告光，而嘱光勿泄，是疑光也。光奈何欲成人之事，而受其疑哉！光请以死自明，愿足下急往报于太子。”遂拔剑自刎而死。荆轲方悲泣，而太子复遣使来视：“荆先生来否？”荆轲知其诚，即乘田光来车，至太子宫。

太子接待荆轲，与田光无二。既相见，问：“田先生何不同来？”荆轲曰：“光闻太子有私嘱之语，欲以死明其不言，已伏剑死矣！”太子丹抚膺恸哭曰：“田先生为丹而死，岂不冤哉！”良久收泪，纳轲于上座，太子丹避席顿首。轲慌忙答礼。太子丹曰：“田先生不以丹为不肖，使丹得见荆卿，天与之幸，愿荆卿勿见鄙弃。”荆轲曰：“太子所以忧秦者，何也？”丹曰：“秦譬犹虎狼，吞噬无厌，非尽收天下之地，臣海内之王，其欲未足。今韩王尽已纳地为郡县矣。王翦大兵复破赵，虏其王。赵亡，次必及燕，此丹之所以卧不安度，临食而废箸者也。”荆轲曰：“以太子之计，将举兵与角胜负乎？抑别有他策耶？”太子丹曰：“燕小弱，数困于兵。今赵公子嘉自称代王，欲与燕合兵拒秦，丹恐举国之众，不当秦之一将，虽

附以代王，未见其势之盛也。魏、齐素附于秦，而楚又远不相及，诸侯畏秦之强，无肯‘合纵’者。丹窃有愚计，诚得天下之勇士，伪使于秦，诱以重利，秦王贪得必相近，因乘间劫之，使悉反诸侯侵地，如曹沫之于齐桓公，则大善矣，倘不从，则刺杀之。彼大将握重兵，各不相下，君亡国乱，上下猜疑，然后连合楚、魏，共立韩、赵之后，并力破秦，此乾坤再造之时也！惟荆卿留意焉。”荆轲沉思良久，对曰：“此国之大事也，臣弩下，恐不足当任使。”太子丹前顿首固请曰：“以荆卿高义，丹愿委命于卿，幸毋让！”荆轲再三谦逊，然后许诺。

于是尊荆轲为上卿，于樊馆之右，复筑一城，名曰荆馆，以奉荆轲。太子丹日造门下问安，供以太牢。间进车骑、美女，恣其所欲，惟恐其意之不适也。轲一日与太子游东宫，观池水，有大龟出池旁，轲偶拾瓦投龟，太子丹捧金丸进之以代瓦。又一日共试骑，太子凡有马日行千里，轲偶言马肝味美，须臾，庖人进肝，所杀即千里马也。丹又言及秦将樊於期得罪秦王，见在燕国。荆轲请见之。太子治酒于华阳之台，请荆轲与樊於期相会，出所幸美人奉酒，复使美人鼓琴娱客。荆轲见其两手如玉，赞曰：“美哉，手也！”席散，丹使内侍以玉盘送物于轲，轲启视之，乃断美人之手。自明于轲，无所吝惜。轲叹曰：“太子遇轲厚，乃至此乎？当以死报之！”不知荆轲如何报恩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